



洑山 探古窑



▲ 洑山的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龙窑。郑安戈 摄

文/郑安戈

醴陵的洑山，也许有的株洲人并没有听说过。真正的洑山，更是深藏于萋萋荒草淹没的沟壑之中，没有方家指引，难以一亲芳泽。洑山的特色是三古，古窑、古村、古洞天。古窑是被国务院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龙窑，古村是中国传统古村落。这次，在洑山文化保护志愿者张松来、无鸣老师的引领下，我们才抵达古窑，算是揭开了她神秘面纱的一角。

(一) 张家祖屋

沿通天河(现在叫洑河)峡谷蜿蜒而上，古道上不时有古牌坊、古木、古桥。两边的山上，古瓷片漫山遍野。鼎盛时期的洑山有400多家瓷厂沿河而建，河水为瓷厂提供了动力。为了保持河道畅通，当时的“公屋”(相当于行业协会)就约定，残次品必须挑到山上丢弃。这些古瓷片，就像洑山一样深藏功与名。

到得古洞天，地势豁然开阔，两岸土墙屋舍依山傍水，鳞次栉比，还有古道观巍然而立，唐代叫圆通寺。道观旁，有瓷业祖师樊敬德塑像。进入老八大家之一的张松来祖屋，老人拿出了自己的不少古瓷藏品，还有洑山文化保护志愿者制作的洑山全貌模型，洑山文化的展板，此时方知洑山的底蕴竟然如此厚重！

老人带我们到他家后面的

山地，指着一些残垣断壁，介绍那些古瓷厂、公屋的遗址。也是在此地，他几经曲折寻找到公屋所立行规石碑并捐献给醴陵陶瓷博物馆。

(二) 末代窑主肖光明

离开张家祖屋，过桥，沿着溪谷继续前行。上了坡，来到曾开窑厂的肖光明家。他家到处挂满了旧时各种古瓷厂、洑山古建筑画作，从中可以窥见当年窑瓷产业的兴旺景象。谈到当年的“小南京”洑山的繁华，这位亲历者不胜感慨。

解放初期，洑山的瓷泥、高岭土用完了，方圆几十里的大山柴火也所剩无几，土瓷厂被合并到国营企业，搬到醴陵城区。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家，仅够维持窑工生计。作为最后一家窑主的肖光明也不得不在九十年代关窑。

(三) 枫树坡古窑址

翌日，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峡谷，爬上枫树坡，就是新发现的古窑遗址。继续前行，下山的路显然是新砍出来的，高高的杂草还倒在路边散发着清香。古道的石板也时有时无，但遇水必有整块条石架设的石桥，石板桥被运送瓷泥的独轮车碾出深深的凹槽。在一座古亭旁，一口被清理出来的古井，井水甘冽清澈。没有公路前，这是通往外界的主道，再前行数里就被洑山水库淹没，不少古瓷厂，被封印在水底。

(四) 甄皮岭窑迹

第三天，村长易启红着其老父亲带我们探索了另一个山沟。

下得山来，依然是一条小溪，溪边的古窑、古瓷历历可见。我们在路边枯叶中捡拾了两只较为完整的古瓷碗，上面印有“人”字形图案。这边显然比我们前面走的两条峡谷尘封更久。虽然也有古桥，但不少地方需要涉水。

忽而进入一个开阔地，有水塘、房舍。石灰墙没有脱落处，还有一些残存的标语。木门不知踪影，门框上门牌号还在，“东堡乡甄皮岭村”字迹清晰可见。屋内长满了杂草，墙上贴着1994年7月9日的《株洲日报》和年代久远的美人画。往后还有成堆的瓷碗，估计是仓库。再往后是灶台、碗柜。从规模上猜测，这个瓷厂还不小，吃饭的人还挺多。

(五) 土瓷变洋瓷

土瓷走向衰落，不少后人依然在继承发展这一事业。

村书记张声球是张松来的堂弟，祖上的张茂盛生号为古村老八家厂之一。10代人经营至1956年公私合营。我们来到他创建的位于醴陵市区的湖南展鹏翔科技有限公司，厂房规模宏大，在深圳等地还有分公司，专做出口瓷。他最大的愿望是收集传统工具，开一个传统工艺的作坊，让醴陵古瓷厂，被封印在水底。



▲ 山中沟壑，不时可见取高岭土留下的瓷泥洞。无鸣 摄



建宁
风物志
株洲日报社 主办 株洲市摄影家协会 株洲市艺术摄影协会 协办

► 洑山土瓷后人创建的出口瓷厂，依然保留了不少传统手工工序。杨经纬 摄



◀ 新发现的枫树坡古窑遗址，文物部门尚未介入。无鸣 摄



▲ 醴陵驴友、摄友们新发现的枫树坡古窑遗址。无鸣 摄



▲ 洑山八景之一的仙女羞阳，中心位置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龙窑。郑安戈 摄



▲ 龙窑内部，经年高温锻造，龙窑自身也成为坚固的“陶器”。郑斯文 摄